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三

2797
55-16



八旁通云契帝營之子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
○音釋云史記曰黃帝之曾孫帝營生契又傳十三世生湯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張晏曰禹湯皆字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

○旁通云古周書謚法解一百八十一謚並無堯舜禹湯祭紂為謚者愚謂謚法當以周書所載為正其餘諸家皆後人贅附之文如除殘去虐曰湯之類皆不足據只以湯為號為是今史記首卷有謚法一篇參周書二十二字皆

書經卷之三

蔡沈集傳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史臣追述之稱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

後八所增者也

△毫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周書多方篇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刺割夏邑

而割正夏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稽外獲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陷所不及。

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及謂湯不恤毫邑之眾。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

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日時日曷喪予及汝

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

又舉商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

○新序六刺卷篇云伊尹告桀曰君主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予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乎平日亡吾亦亡矣 尚書大傳亦有之

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日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乃心力其

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

觀世變矣

△左傳哀公元年薛
季曰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為夏車正奚
仲遷于邳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 註奚
仲為夏禹掌車服太
夫仲虺奚仲之後也
○周禮二十五士師
云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
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
誥用之于會同 三曰
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
用諸國中 五曰憲用
諸都鄙 註先後猶
左右也

○音釋云誥即告也上下可通用如召誥洛誥多以下為上亦名篇曰誥此篇自佑賢輔
德以下皆准戒之辭故亦曰誥不必言號其臣民也

仲虺之誥 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 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
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
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
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
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
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
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
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
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
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
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

△言行錄戶集八呂
晦叔傳神宗初御經
筵公進講尚書至天
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公曰仲
虺在成湯能伐夏
救民故以勇智言之
然聖人之德豈如易
所謂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者然後可以
盡善時上左富於春
秋故公以好勇贖武
為戒

○論語為政篇有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之

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主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臧，善也。式，用也。爽，明也。師，衆也。商，受命也。用，用也。爽，明也。師，衆也。

△本卦宣公十五年

△本卦宣公十五年

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正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谷，其德也。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

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

△旁通云及臺索隱
曰獄名夏曰均臺皇
甫謚云地名在陽翟
是也陽翟元屬許州
今屬均州

△左傳宣公十五年
伯宗曰鄆舒估其後
不而不以茂德

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
喻桀以秀秬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
危如此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
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非

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
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
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不善者無不
吝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

○周易乾卦文言之
辭

△音釋漢志云葛國
左陳留寧陵縣葛鄉
唐隸宋州東距南毫
六十里
○經世書紀年云湯

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
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
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是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餉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
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
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
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

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
○旁通云葛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

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奪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慝此下因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

△古語云兼謂攻官以滄之

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

者及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敷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

○五子公登區丁
○徐公論三十五云
○徐公論三十五云

△旁通云新安陳氏云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適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体以立而此中不備不倚之体在是矣

○孟子公孫丑下篇有之
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其於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

○餘冬錄三十五云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辨師之戰國策耳羅云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

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求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

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求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築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

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穀孰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

△旁通寰宇記云。殷謂之南亳。亦管都之穀孰。今廢。按註疏云。鄭文曰。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

△同云。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又云。看稟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愚按說文。表。藝。衣也。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於人人。受而具之於心。無少偏倚。本謂之

中。為其蘊之方寸。若藝衣之在裏。故謂之衷也。其實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蔡氏直以中訓之。

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

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

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

△旁通云當作屈原
傳曰本太史公辭也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病慘
但未嘗不呼父母也
○音釋云伊洛竭而
夏亡韋昭云禹都陽
城伊洛所近也

△音釋云戮說文力
周反并力也

罪。羅鄰知反茶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
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茶之苦。如毒之螫。
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
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
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
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勅○肆故

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
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肆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僭音若

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貴文之

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

然若草木之數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輯和戾罪隕栗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墜也天使我

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

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
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

△朱子語錄云善與
罪天皆知之如天照
檢數過相似爾之有
善也在帝心我之有
惡也在帝心

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夢

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形見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申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

△旁通云歲木星也
一年行一次十二年
而亥子一周祀祭享
也一年而徧年禾一
熟也

○禮記內則篇有冢子冢婦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神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行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

○古註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音釋云正朔正謂子丑寅月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註云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按日月之令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朝發命用此時而已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一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考通云湯三子太子太丁未即位而卒次外丙在位二年而卒次仲壬在位四年而卒外丙仲壬皆無子惟太子有子太甲伊尹立之為神王後繼仲壬而王也

○蔡氏書序註云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子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備者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立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祗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册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

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及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

見書序。餘之事爾。餘之事爾。餘之事爾。

△大雅蕩之詩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火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

△周易上繫辭文

亳湯所宅也。言造可致之譽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主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禮記祭義篇有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着。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最當斯須，替戰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

△旁通云：愚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註：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豈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孟子此章此註，亦見湯之克忠處。

△音釋云按說文者從考從言則下當從
且但此章及文侯之
命詩者而文禮記者
指使者若周禮伊耆
氏之類古註本皆從
見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從言者非

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
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
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
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
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旁通云十愆恒舞一
德九比頑童十

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政六侮聖七逆忠直八遠者
九比頑童十

○音釋云鬼曰覩女
且巫

墨具訓于蒙士

殉松潤反遠于願反○官刑
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
舞若巫覩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此眠也
釗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
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
士諸侯士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
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
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
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
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
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
賊殺皐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左傳昭公十四年
叔向曰己惡而掠美
為昏貪以敗官為墨
殺人不足為賊夏書
曰昏墨賊殺皐陶之
刑也杜註云昏亂
也墨不潔之稱忌畏
也三者皆死刑

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謀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
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白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監音鑑左音佐

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

△朱子語錄云古語云顧謂常自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

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音釋云東齊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以空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疏據孫子及呂覽云名塾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旁通云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天地神祇神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天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爲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用忠信則無爲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主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

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止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主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主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音釋云庸朱子語錄云六字只作一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爲是

求後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欲敗度繼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

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大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虜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旁通虞人掌山澤之官

○音釋矢括孔疏云矢末也說文云矢括

○旁通云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別

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管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習也弗

△史記正義云晉太康地記云月鄉南有臺城東有城太甲所敗處也按月鄉在洛川偃師縣西南五里

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官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音釋云從史也上子
及下音勇勸也字
書作從通

△音通云愚按天子
不冕也昊天則大裘
而冕享先主則衮冕
享先公享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群小祀則玄冕祀天
之冕無旒餘五冕皆文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玉并朱紱

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主，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

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

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先不可失民也太

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

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

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

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

有求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昔師保之訓弗克

△音釋云孽魚列反
字本作孽孽古通用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道胡玩反
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疾罪孽災道非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來眩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

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惟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列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孟子離婁上篇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
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
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遠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太甲下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孟子梁惠王下篇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之窮民而無告者

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二毫之慢

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

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否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

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下。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大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史記曹參傳云。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嚴若畫。曹參曰。畫上言其法。效齊也。

△旁通云以上五事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必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人元良萬邦

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

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辨俗云上既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過至干作聰明亂舊章也

邦其末孚于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

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上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已還

△困學紀聞云皇極論云伊尹百有餘歲

政大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

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

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卷之三

有之師爰革夏正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

失夫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

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

主百神之生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二德故

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

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

德之故蓋反復言之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書經卷之三

三十三

△音釋云為並去聲
陸氏音為上為民之
為去聲為德為下之
為平聲蔡傳無明文
朱子語錄云並當作
去聲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之純則無
德之雜則無
德之純則無
德之雜則無
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
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時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
乃日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
無間斷是乃
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賢者有德之稱
才者能也左右
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
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

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
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
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
惟和惟一。和者可不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
以任君
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上以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
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
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
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
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
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
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
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

△朱子語錄云橫源
說德主天卜之善善
原天下之一最好蓋
善因一而後定也德
以事言善以理言一
以心言

○張氏張敬夫語

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改過者歎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緩先主之祿求底丞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

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

△疏云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祧專嘗乃止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可○祧遷朝也

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

○通典云昔在先生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唐虞立五廟夏商因之殷制七廟

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入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

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

之相須者如此欲大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

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

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

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

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入匹夫匹婦有

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

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

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當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翰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弁包而無所遺也或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歌圯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諾體

音釋云陽甲湯八世孫祖乙之子自盤庚又傳八主至武乙復遷河北朱子云商盤周誥不可解今祭傳於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必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其通處墨入可也

旁通云自祖乙至盤庚居歌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歌鄉史記正義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歌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合

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歌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

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太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宣、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宣、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云：邢音耿。

△音釋云：粵說文引書云：若顛木之有粵，拊字從粵，象枝條之形，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

△馮鹵鹹地也。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未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藥，牙葛反。又魚列反。○顛，什也。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化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未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胡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馮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

○音釋云漢平帝紀註下切者推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

亦相與咨然。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始而正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馮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誥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太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

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且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盤庚言先主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諛諛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膚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

△音釋云彼彼義反與款通沮在呂反

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
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懼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

紊亂也網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求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

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

△音釋云奉如字孔
傳云奉持故陸音乎
勇反桐音通陸又勅
動反相去聲儉思康
反燎盧皎力照一反
嚮許亮反古但作嚮
今通作向後篇並同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

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
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
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林反○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
舊則故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
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
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
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
人又何侮若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

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

△音釋云選須縮須
充二反與去聲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子亦不敢

動用非德選須絹反與去聲○晉相也敢不

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

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

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

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

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

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

△音釋云射食亦反長如字

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者不

谷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

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

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

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

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

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

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

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

△古註云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生時者
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使各相
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
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廷盤庚乃登進
厥民詞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
曉之盤庚之仁也

△音釋云承敬也承當訓為奉順之意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

鮮以不浮于天時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

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九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

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先主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

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押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

△音釋云忱時壬反
心同乘平聲濟子計
反載作代反又昨代
反屬音燭瘳丑鳩反

○詩大雅桑柔之篇

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孟子離婁上篇云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
其危而利其當樂其
所以亡者云云

△音釋云迂雲俱反
音與干同廣韻又音
紆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

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

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

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

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下文言迂續乃

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迂雲俱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

起穢穢起穢惡以自臭敗惡浮言之人倚汝

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音釋云畜許六反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

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

懷爾然神后先正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

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

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

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

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

不能為民圖安
是亦虛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比毘至反○樂

也厚是謂生生先后之言商之先王也幼孫

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

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

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

汝有失德自上其罰
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

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慈良反斷都管

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

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

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

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

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

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

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

△音釋云畜許六反
戕慈良反斷都管反

△音釋云易以鼓反
遠去聲又如字

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友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右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予告汝不易求敬大恤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汝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

即上篇告

△旁通云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搖動也

△音釋云無俾無與毋通易衷益反種之勇反

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也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
勦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勦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家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民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音釋云無與母通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腎是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忍反

比毗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崩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

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成亳。鄭氏曰。東成。南。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音釋云成阜。漢志河南郡成阜縣。註云。即虎牢也。輟。山名。在河南。緜氏縣東南。薛綜云。輟。坂。一。曲道。將去復還。故曰。

輟該降各未詳當亦
在河南按此三毫與
立政篇傳不同亦孔
疏所引鄭註但於古
傳絕無考據蔡氏以
其地皆險故引以
釋通于山之巔耳

△音釋云冲持忠反音與蟲同按字書書與從水旁今書經皆從心旁蓋備包之說耳引音的貞符分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
震動萬民以遷今歌為河水北壞泥崩壅隘
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
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乃上夫將復我成湯之德

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十
用宏茲賁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

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
適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
宏此大業爾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
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
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由忠厚
之意蕭然於言辭之表大事已定大業以興
成湯之澤於是而益
未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相爾雅曰導也汝以念敬我之民眾也

△音釋云任如鳩反陸音而林反

音釋云否俯又反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有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在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

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及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履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式敬也故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地於

歌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

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及復

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

養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

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音釋云說音悅三篇內並同陸云本文作說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臬令亮龍張反陰鳥舍反○亮亦作諫陰三年鄭氏註云諫古作閭按喪服四制高宗

讀如鷓鴣之鷓閭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剪屏柱相鄭氏謂柱相所謂梁閭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閭也先儒以亮陰為信然

△旁通云諫據釋文又九章及本作梁一變為諫再變為亮又云楯即是梁閭即是廬梁閭者廬之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相則楯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儀禮疏云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

○前屏柱相 朱子書說云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剪其餘草既真之後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相着於地既真之後乃施相及短柱以柱其相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也

不言則於諫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雜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家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至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憂帝賚子良蒞其

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言不

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

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憂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與天無

△旁通云輯纂引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樹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史記正義云傳岩即傳說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樂國之界

○音釋云孔傳云傳氏之岩有澗水壞道常使足履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而蔡氏獨不取何也以築為下築恐未安

間故夢寐之間帝資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

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

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真魏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為相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荀子第勸學篇有之註云謂賢師也○音釋云荀測名况著荀子

△孟子離婁上篇有

△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諫

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諫之切

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既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左傳隱公九年云九雨自三日以往為霖

者。概我。心。而厭。飲也。

△音釋云方言書名漢揚雄字子雲作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見反眩笑絹反跣蘇典反○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

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音釋云書直又又地聲也地籍書字不實其音聲之書不實於今之書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

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家宰之職也

書經卷三

四

△旁通云元軒馮氏曰治之與亂其義相反古治字作亂經文誤寫作亂傳者宜云亂當作乳與治同凡經中訓亂為治者做此

△音釋云胄直文及地整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胄胤之胄乃從肉今多相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主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后主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下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胄直又反○言語所以支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戈所以計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昵尼爾反○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

之大夫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

△旁通云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才稟於氣業惡不同道其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善凶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惡云云如桀紂智足以非讓文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為矣

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九而功墜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

△音釋云無母通下同

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軍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母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母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强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祭不欲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

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肯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言之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上用

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

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

雖散而不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

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

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

△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音釋云按君奭篇歷叙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趣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

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趣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

則甘盤嘗為高宗之相矣經世書紀年亦於高宗元年書甘盤為相遜于荒野以下當從蘇氏說朱子語錄亦云只是尋甘盤不見。

旁通云東坡云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伍而甘盤遜去。

△旁通云麴酒母也。麴并木也。○釀會云酒主於麴故曰酒母。

入居于河自河但毫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但毫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公口小子語庶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

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

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音釋云身治平聲長治去聲

音釋云間去聲斷
徒玩反敷雙遇反應
平聲

積于厥躬毛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胡

教反。○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
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
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
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
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
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
說極為新奇。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
章句數非。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

後世釋教機權而誤
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未無愆憲法愆過也言

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
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

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
廣求俊乂。列于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
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
我德是汝之教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

△音釋云蔡傳此章從孔氏訓正為長君牙文侯篇釋先正為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歸于一

△高宗彤日音釋云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已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篇中累無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已曰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已自作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旨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終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書之法也小序不祭遂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釋詁為爾廟祭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有其說故詳論之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後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

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謙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高宗彤日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旁通云爾推曰釋
又祭也。祭云釋者
相與不絕之意。穀梁
傳云釋者祭之且日
之享賓也。何休云繼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
神耳。轉纂引陳氏云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
行事之有司。則祭之
賓客皆與焉。然謂之
又祭而不謂之享者
以尸猶有鬼神之道
也。
○同云。祀者禘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禘
廟。豐於祀則必儉於
遠。厚於父則必薄於
祖。故云失禮之正。

△旁通云時祭處也。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黃。赤。高帝曰。乃
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
常三歲。武帝慕道。多祠祀。皆祈年請命之事。
○音釋云五時。詩市
反音與。止同。為壇。以
祭天。言神靈所依。止
也。史記及漢書註云
雍五時者。泰。宣。公作
密時祠。宣。帝。靈。公作
上時祠。黃。帝。下。時祠。
炎。帝。獻。公作。畦。時祠。
白。帝。至。漢。高。帝。作。北
時祠。黑。帝。其。後。文。帝
武帝皆幸雍郊。見五
時。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
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彤音融。雉居候反。○彤
彤。周曰。繹。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
異。蓋祭禘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
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禘廟也。豐於昵。失禮
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
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
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永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天於
兆反。○典。主

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
下民。其禍福于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求
有不求者。義則求。不義則不求。非天折其
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
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祖已言。末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
不義而已。禱祠非末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
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
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
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
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
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不可謂

△音釋云妖於喬反字當作袂說文云衣服歌謠之怪也孽魚列及字當作孽禽獸蟲豸之怪也

△音釋云無與母通

△音釋云漢志上黨郡有壺關縣上黨今潞州或云戡黎在武王與師伐紂之時道所經由故先伐之漢之黎陽在紂都西苗疑即其地若潞州黎城則在紂都之北不應踰紂都而伐之也殷獄日美里一云美里地名在河內湯陰縣美水出焉○按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即喪戮于爾邦之語篇次不當在微子前

○旁通云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鮪水紂使膠鬲侯周帥見上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敗也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再其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至吾甫而行所以故膠鬲之死也遂行

○胡氏筆叢云竹書紀年云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冊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按此文戡黎之西伯為武王而非文王可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論皆尾釋水翁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于聖門者此也

適然而自怒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漬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美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

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伊

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

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
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
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
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
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
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摯今王其如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

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天命
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
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

△音釋云喪去聲摯音至

伊之言可謂
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自謂民雖欲亡我我

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

于天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

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

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
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

△音釋云指汝所為
乃謂武王也指顧即
是武王之成功

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與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謂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旁通云朱子曰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註疏云微箕二國皆在殷圻內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正其餘

○音釋云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箕亦國名今陳州西華縣有箕城

△焦氏筆乘上八云沈酗于酒醜豈異讀為醜音照漢書趙充國傳醉醜差入顏師古曰醉怒曰醜

△古註云草野竊盜之爲藪於內外

微子若曰 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師孤卿比于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寗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于今般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上下容隱凡有上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強淪喪之形茫無畔崖若涉大水無有津涯般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列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隳

△音釋云隳隳西反隳音子細反其如字鄭玄云語即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禮記何者同

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

隋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沉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

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亦罔畏畏

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

△論語季氏篇有之

○周書太誓篇中云播棄黎老，犯此罪人，註黎老，黃魚老人。

△旁通云色純曰犧，殷人尚白祭天地宗，鹿用白牛。○體完曰牲，牛羊豕之未體解者。○牛羊豕曰牲，惣名曰牲，獨用曰特，羊豕曰少牢，惣用曰太牢。

○同云古註謂器實，用疏以為簋簠之實，則以容二字不通，故蔡氏不從。○音釋云用孔傳以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用孔疏云犧牲豕盛既于凶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下句則語殊不妥，不如孔傳為優也。

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往羣逐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究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究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培斂之也。不怠力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

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餓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

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濟。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濟之語。

△旁通云正義引曰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行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餓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濟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

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于箕子答如上文而比于獨無所言者得非比于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一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裝經輿。○又按左傳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論語微子篇有之

○左傳僖公六年有此事

